潛研堂文集

嘉定錢大昕

書四

與戴東原書

孫愐唐韻序稱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今檢廣韻卷首云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廣韻本於唐韻不應廣韻所收之字轉倍於唐韻若然則雍熙之所修者當云刪韻不當云廣韻矣竊意孫愐序所云增加者兼注中字而言邵長蘅遽謂孫愐增字至四萬有奇似可未信惟高明示之

與謝方伯論平水韻書

某向有所疑茲願聞於與謁者近儒論韻學者皆謂今韻二百六部併爲一百七部始於平水劉淵今案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不見於

欽定四庫書目惟邵長蘅古今韻略卷首歷敘所見韻書曾載之然某五十年來徧訪南北藏書家俱無有著錄者獨吳門黃孝廉家有平水新刊韻略五卷係元刊本前載河間許古序乃知爲平水王文郁所撰序末題正大六年已丑則金哀宗年號也於宋爲紹定二年其時金猶未亾至淳祐壬子則金亾已久矣已丑在壬子

前二十四年淵所刊者殆即文郁之本或失其序文而讀者誤以爲淵所作耳黃公紹韻會敘例並舉江南毛晃江北劉淵兩家而每部增字於毛則云毛氏韻增於劉則云平水韻增然則劉淵乃刊平水韻之人而後人乃以平水屬之劉淵毋乃誤耶且使淵而果宋人也在稍通古今者豈有慕於元海之名而效之耶惟坊賈鄙工未嘗學問乃無足怪耳然某究以未見劉書不敢決其然否浙中博洽之彥多在閣下幕府試一爲咨訪順風之呼或可得此書下落以訂向來沿習之譌幸閣下留意焉

與談階平書

昨見足下讀論語一篇引釋文屢空力從反疑空有龍音予校廣韻集韻三鍾部俱不收空字古書亦無讀空爲龍者此必傳寫之譌檢毛詩釋文屢盟削屢婁豐皆音力住反乃悟力從本力住之譌陸氏爲屢音不爲空音也屢空之空古人皆讀平聲李頎詩數年作吏家屢空誰道黑頭成老翁王安石詩五噫尚與時多忤一笑兼忘我屢空此其明證李壁注介甫詩引論語屢空注空匱也空苦縱切今作平聲用季章未攷唐人詩故疑介甫誤讀然亦可證宋時讀論語屢空字爲去聲矣空

讀去聲當爲苦貢切而李云苦縱切則又昧於東冬送用之別胡炳文四書通音空爲力縱切尤謬葢惑於舞文誤本又泥於當讀去聲輙改從爲縱而不知力與空非雙聲不能成切也孟子空乏其身孫宣公無音則孫亦不讀爲去聲朱文公於論語屢空孟子空乏之俱未有音則亦讀平聲文公與季章同時猶能守古音勝於季章多矣

答孫淵如觀察書

得四月六日手致并示答江處士書稿所云西法每事必與古聖相反誠切中歐邏巴之病至論中星斗柄之

同異則僕非專門不敢措一詞僕近日好言輿地不言象緯以目眊夜不能見星知於此事無緣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共和元年終敬王四十三年今刊本有庚申及甲子字足下斷以爲史遷正文訊古人不以甲子紀元之說僕恩之恐有未安古術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共和元年必不直庚申東漢以後術家不用超辰徐廣晉人以共和之初爲庚申固無足怪但不可以誣史公耳太陰太歲之辨曾見既與鄙意不合僕今亦不復言各尊所聞聽後賢決其然否獨於此猶復饒舌者則以六國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曰乙丑秦楚之際月表

秦二世元年徐廣曰壬辰後兩表之干支皆徐所注則此表之干支必出於徐無疑也其最上列干支一格殆宋以後校刊者妄增後兩表亦無之致徐注之例惟於每王元年紀干支此表第一格每十年輒書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顯係後人所爲意在便於尋檢不特非史公本文幷非徐意也足下所言將以取信士林不當留此罅隙故復陳芻言以備采擇

與馮星實鴻臚書

執事注蘇文忠公詩正王施查三家之誤而補其漏略可謂豪髮無遺憾矣施氏元本春帖子在端午帖子之

後查本始易其次以僕攷之兩帖子皆元祐三年所進是年閏在十二月諺所云一歲兩頭春者也其正月己酉朔據子由元日宿齋詩今歲初辛日正三明朝風氣漸東南還家強作銀幡會雪底蒿芹欲滿盤是正月三日辛亥祈穀四日壬子立春也公於時已差禮部知貢舉例當鎖院故不及供帖子其閏十二月十五日丁巳爲己巳歲之立春節公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詩有臘雪強飛纔到地之句此立春在臘月之證也任注元祐三年戊辰作正謂此詩作於戊辰臘月非謂戊辰之春也施氏編此詩於戊辰歲本無差誤查氏強作解事

移此詩於已巳卷首并將春帖子移於端午之前則眞誤矣劉貢父集中題云呈子瞻沖元內翰子開器資舍人執事據許將傳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謂將於三年方旋京未必立春時即在朝疑任注有誤僕攷東坡內制集有元祐三年四月十九日宣詔許內翰入院口宣是則正月立春許固未在朝列者閏十二月立春正與坡公同直任注本無誤也年譜先生生於景祐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不見干支執事亦疑而未決僕以遼志朔攷證之是年十二月實乙巳朔則公生日當爲癸亥施元之以爲壬戌者殊未足信伏惟詳察

與邱艸心書

讀所作周因於殷禮二句題文後大結有後世得天下必以征誅爲正之語此本諸宜興儲中子文僕初亦甚以爲然然今乃知其不可爲訓殆明時士大夫欲尊崇其太祖駕乎唐宋開國諸君之上故有是論儲氏習聞而不加察爾攷唐虞三代皆封建之世其土地人民天子與諸侯共之天子不甚尊諸侯不甚卑處茅茨土階食土簋土鉶而以匹夫匹婦之飢溺爲己患固未知有天下之足樂也唐虞得舜禹而行禪讓殷周遇桀紂而行征誅當時皆知其非富天下故不特舜禹爲聖人即湯

武亦不可謂之非聖人也自秦人廢封建爲郡縣遂以天下爲天子私有竭四海以奉一人盡改古昔淳朴之俗欲爲子孫萬世之利迨其後嗣不肖天怒人怨豪傑之士乘其亂而攘取之其起于編戶者則託征誅之名其起于權臣者則託禪讓之名要其初皆因利乘便向詐力而違仁義非有除暴安民之心也其傳世短促者姑置勿論若漢唐宋明開國以後規模整肅粲然可觀雖無濬哲欽明之德實有安民和衆之功則推之爲三代之下之賢君可也奚必較量其起事之正否而上下其手乎世徒見禪讓者之悖于舜禹遂疑征誅者之近

于湯武曾不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飄搖播樞之子而輒生覬覦神器之思此王法之必不容者而醜然自謂得其正乎彼右滿明而左唐宋者其亦昧于理矣且即以滿明兩代較之秦楚仇敵之國秦之滅楚距陳勝起事僅十有三年沛公世爲楚人背秦未爲不義若明太祖則自祖父以來久入元版圖矣不得以滿相例就令有以解之而與滿起事者有陳勝項籍諸人與明起事者有韓林兒徐壽輝諸人衆人逐鹿而一人得之將以一人爲正衆人爲僞乎抑幷此衆人而皆得爲正乎昔南巢坶野之役未聞有與湯武爭王者故婁敬張良

謂陛下得天下與周異漢祖未嘗以爲忤也漢明之與
居宋相去直伯仲間耳何得正不得正之别哉孔子言
雖百世可知葢主三綱五常而言至于易姓改物變態
非一端聖人固不能預知要亦不外此兩種窠臼聖人
雖惡曹馬之姦學舜禹斷不喜張獻忠李自成之姦學
湯武也儒者立言當爲萬世生民慮吾恐征誅之慘更
甚于禪讓故不可以不辨

荅嚴久能書

來教以漢書鲖陽縣孟康音紂不當有紅反字引盧校
經典釋文爲左證旣明白矣僕少壯時聞故友吳山夫

戴東原之言謂孟康本音紂紅切小顏謂音紂非是及校漢書即用兩君緒論既歲讀抱經先生校本其時攷異入經刊刻是兩說者疑未敢決故不復訂正非有意護前也足下引吾家廣伯說謂東與尤侯聲近通用則愚以為未必然古書一字可兼數音未聞彼韻可合此韻漢儒云某與某聲相近特就一字之聲言之即六朝所謂雙聲也雙聲與疊韻判然不同奈何因一兩字聲偶相近輒欲并其韻而通之乎聲音本於文字文相從者謂之正音聲相借者謂之轉音正音一而已轉音則字或數音正音如宗族昭穆雖遠而實出一本則引而

同之故喉舌唇齒音不同而合爲一部轉音如婚姻夫之與婦至親也而婦之族不可以混夫之族故音之轉必清濁舒斂同位同等乃可假借其它同部之字仍風馬牛不相及也顧亭林論古音分部最有倫理而毛大可妄爲通韻之說以攻之夫使韻而可通則亦不必言韻矣即以東鍾一類言之東冬江也陽庚也清青也蒸也顧氏析爲四類而毛通爲一部既泛濫而不可訓矣依廣伯所舉則與尤侯又聲近可通也試引廣伯之例而通之番禺之禺轉爲魚容切鬼容區即鬼臾區也從臾即慫恿戎讀如汝是魚虞亦相近也左傳晉伯宗二

傳作伯尊莊子導大窾向秀讀窾爲空是眞文至元先亦相近也書夔夔齊栗卽史記之翎翎封龍山亦作飛龍山般讀若窐是支微灰亦相近也以一二字之聲近而引以爲通用之例古今尙有正韻乎古音直如特直九反當讀如扱之上聲而紂紅反亦讀如同卽謂孟康音紂亦叚同之轉音而非如廣伯聲近之例也僕與廣伯素無一面恨生前未與盡其同異故敢復于足下惟足下審之

荅周松靄同年書

久未奉書左右伏想撰述日富道遠不獲追隨講席聞

所未聞良淺悵惘大製十三經音略於聲音清濁開合之理剖析入微唯是方音師授各殊足下所指誤讀之字微鄉郎有未誤者尺素不能覼縷也前聞足下淺詆亭林顧氏古音而以吳才老叶韻爲善私億足下尊崇考亭不欲立異耳今讀毛詩叶音補正一篇於朱傳駁辨極多即以服叶蒲北反言之扶服讀匍匐經典既有明證轉輾屑爲重屑於字母亦無觸背再以有狐候人六月諸篇證之服與職德同韻亦復何疑而足下必改符弗反以從本母夫三十六母出于唐末又在陸法言孫愐之後足下既知六朝後出之書不可以繩三百篇

又何必以晚出之字母繩三百篇耶足下所譏于亭林者特謂其不講字母今才老與朱子已不能免於訾議則又何責乎亭林此僕之所以不敢附和也承索拙序自媿才非元晏不足以增太沖聲價故遲回久之無以下筆伏惟亮宥

與程秀才書

承以所著易源待正稾相示僕於經義素非專門先天無極之旨尤所不解今讀足下書所謂欽其寶莫能名其器者也竊嘗思之宣尼學易但云可以無大過其贊顏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聖賢學易

不過欲保此身使無大過而已小過雖聖人未敢自信爲必無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唯自覺其有過而悔之卽已不覺而人告之亦怵然爲戒卽悔卽改此不遠復无祇悔之所以元吉也若夫亢而有悔迷而終凶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矣古之聖賢求易于人事故多憂患戒懼之詞後之儒者求易于空虛故多高深窈妙之論聖人觀易不過辭變象占四者今舍象占而求卦畫又舍卦畫而求畫前之易欲以駕文王孔子之上自謂得千聖不傳之秘由是自處至高自信至深謂己之必無過凡愚人之言其過辯

論滋多義理益昧豈易之教固若是乎此僕之所以不敢言易也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六

門人吳嘉泰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七

嘉定錢大昕

傳一

內大臣一等公諡忠勇佟公傳史館作

佟國綱滿洲鑲黃旗人祖養正

太祖天命四年由撫順來歸六年從征遼陽以功授遊擊世襲駐朝鮮界之鎮江城其年七月中軍陳萬策潛通明將毛文龍令別堡民詐稱兵至大譟城中驚擾萬策乘亂執養正殺其子豐年及從者六十人以叛養正不屈被害雍正元年贈太師追封一等公諡忠烈父圖

賴一名盛年襲遊擊以軍功累加世職至三等精奇尼哈番官至兵部承政定南將軍固山額眞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諡勤襄圖賴生

孝康章皇后康熙十六年推恩外戚追封一等公雍正元年贈太師國綱其長子也狀魁梧善騎射初任一等侍衛襲三等精奇尼哈番擢正藍旗漢軍都統襲父爵一等公授內大臣都統如故吳三桂之謀逆也其子應雄在都下立紅巾爲號約日起事爲內應事覺

命國綱統禁軍捕之應雄伏誅康熙十四年察哈爾布爾尼叛山西駐防蒙古多叛逃出口者以國綱爲安北

將軍鎮宣府既至鎮宣布
聖諭整飭邊防人心帖然特以為安察哈爾平召還京
仍以內大臣兼鑲黃旗漢軍都統時議設漢軍火器營
復
命統之因定連環本柵之法以教練焉二十七年五月
與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理藩院尚書阿爾尼等使俄
羅斯議立疆界事軍出瀚海會厄魯特與喀爾喀搆兵
道阻乃召還明年春復出塞抵色冷江秋七月及俄羅
斯使臣費陶多爾等會于牙克薩城下遣人往返議久
不決國綱語同事者曰彼倚長江之險且秋艸易枯我

軍難留故遲時日以要我也如示遠人以誠身履其地
彼計沮矣即日屯諸軍山上從輕騎渡江以要之使臣
色動猶以未請命爲辭國綱從容示之曰我
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心懷及爾國息兵便民俾各安業
汝國亦仰體
聖意乃乞重望大臣能任事者分立疆界爲萬世永安
計今彈丸黑子之地不敢自專必待請而後行是萬里
奔命窮年無已時也使臣見其詞嚴正不可奪卒如命
立疆界振旅而還二十九年厄魯特犯邊
上命和碩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國綱以內大臣

參贊軍務率火器營爲前鋒厄魯特聞大軍至遣人詭稱議和潛偵虛實國綱詰中軍曰彼以欵我也兵法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賊情叵信必速戰遂定戰期八月己未朔大軍列陣而前賊于烏蘭布通縛駝結陣以待國綱謂其部下曰今日正男子報國揚名之秋我與若父子兄弟也我不敢愛身而先之爾曹其勉旃遂先登摧其駝陣賊逃入林中國綱麾兵獨進大破其衆國綱中鳥鎗歿于陣是夕厄魯特不能軍翼日遁去

聖祖聞國綱歿震悼輟朝遣內大臣賜金五千兩暨鞍馬櫬還之日

敕諸皇子郊迎復

諭曰舅舅社稷重臣爲國捐軀朕甚愍焉將親臨弔奠

國綱子孫族人詣

闕固辭乃止

賜祭四壇諡曰忠勇

御製碑文立于墓道其略曰爾賦性貞純秉心淵塞親

居元舅而敬以持身位列上公而謙能服物入則虔其

宿衛出則筦領禁軍迺者小醜搆爭近偪邊圉三軍聲

討僃佐元戎屬賊鋒之旣挫將渠壘以潛奔爾猶擐甲

直前提戈獨進銳志彌堅金石壯氣逾薄虹霓誓掃陛

粱永清朔漠豈期上將遠殞師中夫爾以腑臟之親心
膂之寄秩崇望峻勞久勳高假令偕衆旋軍亦可從容
奏愷而乃義存奮激甘蹈艱危人盡如斯寇奚足殄惟
忠生勇爾寔兼之其見褒美如此長子鄂倫岱襲一等
公
詔別賜拜他拉布勒哈番加一拖沙喇哈番令其第三
子夸岱襲焉雍正元年
敕立家廟加贈國綱太傅鄂倫岱仕至領侍衛內大臣
緣事正法以夸岱襲一等公卒子那謨圖襲鄂倫岱子
補熙漕運總督介福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掌院學士初養正之來歸也例入漢軍康熙二十七年國綱上疏言臣家本係滿洲臣高祖達爾哈齊貿易邊境明人誘入開原比

太祖高皇帝遣使入明臣叔祖佟養性備述家世求使者代奏即蒙

太祖諭云朕福金佟佳氏塔本巴顏之女爾佟姓兄弟分散入漢之故朕知之久矣及大兵克撫順將臣族人歸佛阿拉之地不加差使臣叔祖得尚宗女

賜號施武里額駙令與佟佳氏之巴都里孟阿圖諸大臣考訂支派敘為兄弟臣家族籍既明請賜改隸滿洲

而同時正白旗漢軍內大臣和碩額駙華善亦疏言臣
高祖布哈原姓瓜爾佳氏明成化間授建州左衛都指
揮僉事臣曾祖阿爾松阿嘉靖間襲父職臣祖石翰移
居遼東臨卒遺命諸子立功以歸本國及
太祖高皇帝兵取廣寧臣父石廷柱開城門歸順
太祖見而喜曰此我國人也
特賜御用鞍馬
太宗文皇帝知臣父本係滿洲故命爲滿洲甲兵額眞
後又命爲統領漢軍額眞累擢至一等伯臣家世實係
滿洲事並下戶部戶部議將國綱華善及族人改歸滿

洲仍留於漢軍旗下佟氏石氏二族文武官俱留見任
其編審冊內改稱滿洲
詔從之其後
敕修三朝國史
聖祖仁皇帝親定滿洲功臣百一十五人國綱父圖賴
及石廷柱並與焉

都統贈一等伯傅公傳 史館作

傅清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氏父李榮保內務府總管
追封一等公傅清初出藍翎侍衛遷三等侍衛除鑾儀
衛雲麾使乾隆元年遷鑾儀使二年除正黃旗滿洲副

都統五年出爲鎮守天津總兵官未幾仍授副都統
命駐西藏辦事還京復爲天津總兵官十三年遷古北
口提督十四年二月調固原提督十月改授都統與左
都御史拉布敦同駐西藏時西藏郡王朱爾墨特那木
札爾潛蓄異志與準噶爾相結而謀害諸喇嘛欲獨據
其地傅清密以狀陳奏十五年十月遂與拉布敦定計
誘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至通司岡稱奉
上命數其罪誅之逆黨羅卜藏札什等聞之率衆數千
突入署內放鎗礮達賴喇嘛遣番僧救護不得入傅清
中鎗創甚卽自盡事聞

上召王公滿漢大臣諭之曰從前頗羅鼐恭順料理藏
中事務一切安帖
皇考加恩由台吉封爲貝勒伊感激我朝恩厚彌益恪
誠朕卽位以後封爲郡王後因年力就衰朕詢以孰堪
爲嗣伊奏稱長子顆弱又已出家次子朱爾墨特那木
札爾人尚强幹能勝彈壓因令其承襲迨伊奏事一二
次以後朕於其詞意之間知非伊父居心可比日後必
生事端諭駐藏大臣留心體察傅清前經駐藏爲伊等
所敬服遂令前往且慮其勢孤益以拉布敦乃朱爾墨
特那木札爾心益狂悖將伊長兄車布登圖害誣以叛

逆又與達賴喇嘛素有仇釁既戕其兄遂欲害藏中不
順伊之班第達等其勢將延及達賴喇嘛獨居其地雄
長一方近遂將塘汛文書禁絕不通悖逆益著傅清拉
布敦稔知其姦謀請便宜從事以絕後患於十月初八
日奏到朕以僅二大臣孤懸絕域未可輕舉批令俟班
第更換拉布敦到藏日會同達賴喇嘛及藏中大格隆
等明正其罪以申國法乃傅清等未及接到諭旨即于
十月十三日傳朱爾墨特那木札爾到通司岡加以誅
戮而傅清拉布敦旋為伊屬下卓呢羅卜藏札什所害
總督策楞奏到朕深為憫惻不覺涕零因思傅清拉布

敦若靜候諭旨遵行或不至是但朱爾墨特那木札爾反形已露倘不先加誅戮傅清等亦必遭其荼毒則傅清拉布敦之先幾籌畫殲厥渠魁實屬可嘉非如霍光之誘致樓蘭而斬之也夫臨陣捐軀雖奮不顧身然尚迫以勢所不得不然如傅清拉布敦揆幾審勢決計定謀其心較苦而其功爲尤大以如此實心爲國之大臣不保其令終安得不倍加軫惜耶傅清拉布敦著加恩追贈爲三等伯入賢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伊等子孫給與一等子爵世襲罔替以示朕褒忠錄庸之至意並將伊二人爲國捐軀之大節明白宣示使天下共知其

不得已之苦心否則好事喜功者借此二人爲口實而事外無知之人又有議其擅開邊釁而仍邀國家如此厚恩者朕豈肎令是非倒置若此哉十六年四月復諭內閣曰前駐藏都統傅淸左都御史拉布敦因朱爾墨特那木札爾逆謀顯著先事翦除奮不顧身忠誠卓越俱已加恩賜䘏入祀賢良祠昭忠祠不知者或訾二人冒險邀功且議朕爲酬庸過厚也今據策楞班第等奏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自立名號潛遣其心腹堅參札錫等通欵準噶爾稱策旺多爾濟那木札爾爲汗且求其發兵至拉達克地方以爲聲援幸值準夷內潰所遣

使人回藏被獲得其逆書幷餽獻諸物是其陰蓄異志勾結準夷罪不容誅設非二臣協力同心決計先發則其貽害藏地將不可言是二臣之心甚苦而有功于國家甚大應特建雙忠祠合祀二人春秋致祭丕昭勸忠之典

陳忠愍公家傳

公諱福字箕演其先江寧人父尚智明末官榆林副總兵官以拒李自成戰歿葬於寧夏衛因占籍延綏公少倜儻有謀略

國初以武舉從寧夏總兵官劉芳名麾下剿香山賊有

功授守備隸鑲藍旗都統李國翰麾下攻階州蒲城諸
路皆有功加游擊銜尋授四川遵義鎮游擊駐兵順慶
順治十五年大兵入川公以所部從斬獲甚衆加參將
銜康熙二年巨盜劉二虎郝搖旂李來亨等出沒楚蜀
間蹂躪居民總督李國英請會兵討之公得檄以次年
春從西安將軍傅喀禪出征手斬劉二虎於天池寨攻
郝搖旗於黃艸坪禽之其秋八月又從靖西將軍穆里
瑪追擊李來亨於茅攏山來亨自燒死餘黨殲焉論偏
裨功公居第一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遷四川成都城
守副將會打箭爐苗寇警總督蔡毓榮奏改夔州協副

將討平之十年擢重慶鎮總兵官事十二年擢陝西寧夏鎮總兵官公入覲請訓卽赴鎮任事家屬尚留重慶明年逆藩吳三桂據滇南叛四川亦應賊吳逆素知公驍勇遣使好言誘公公斬其使以聞賊乃劫公家百口爲質遣使詠公曰不從者一門無噍類矣公慷慨謂僚友曰吾志吞逆賊豈爲妻子計耶立斬之遣弟壽賷書入奏

天子嘉公忠亮知大義擢陝西提督仍領寧夏鎮事授其弟奇參將壽以廩膳生特授寶應縣知縣王輔臣者平涼大帥潛與賊應據城以叛攻陷定邊城十四年春

部公與總督哈占合兵取之先是寧夏兵被調征蜀去者十六七其留者多怯懦莫敢前公諭以忠義申令將士有不進者斬即日上馬啟行三月至靈武分遣部下復惠安韋州安定三堡親統兵與蒙古索諾木台吉軍合圍花馬池別遣兵略定遠皆多所斬獲賊朱龍以衆援花馬池我軍邀擊之賊以奇兵出我後腹背受賊我軍譟奮斬僞都司王一龍於陣朱龍不能支遁走花馬池賊勢孤乃下六月進復甎井安邊諸砦七月揚威將軍阿爾達奏言逆賊王輔臣率精銳與秦州逃寇屯聚平涼慶陽依山爲固請遣大將軍貝勒董鄂等會平涼

而遣提督陳福速取定邊固原以斷其援
詔從之公自花馬池進圍定邊擊濠四面以困賊朱龍
復自綏德來援公遣將掩擊於沙家澗生得朱龍父子
而定邊僞副將倪光德亦爲其黨脅擁乞降即斬光德
與龍父子軍前王輔臣既失定邊乃乞撫以緩我師
朝廷察其詐立遣將軍張勇赴秦州會大將軍貝勒董
鄂入平凉而命公出固原夾擊之八月公進兵平遠禽
斬僞官二十有二人捕首虜二千餘級獲輜重器械無
算再進斬僞參將陳啟元遂奪其城是月又以擊王屏
藩逆青進公爵三等男公謝乞上提督印專領寧夏鎮

事
詔不允九月進兵固原中衞副將賈從哲游擊張元經臨陣先退公劾其罪斬以徇於軍議者或言公所部宜并力赴平涼
詔以問公公奏言若先趨平涼則固原賊必乘閒斷我糧道非萬全之計莫如先攻固原挫其鋒銳俾賊自顧不暇然後留兵守固原臣自以精兵會平涼報可公遂督師西進屬歲暮大雨雪公督進益急暮抵惠安堡下令五鼓會食急趨固原城下後者斬是時賊將來降者多在軍中潛誘軍士爲亂夜半鼓譟入營門衞士皆解

散公倉卒未持兵刃遂薨於軍時十二月二十二日也事聞
天子震悼命總督趙良棟按亂首得參將熊虎等四人皆斬以徇追贈公爵謚曰忠愍
賜檀香木爲首以葬加祭二壇
御製詩一軸建祠寧夏賜祀田十頃俾家焉
賜世襲三等子以公弟壽子世怡襲超擢公弟奇爲天津總兵官十八年冬奇上疏言臣兄禍捐命疆埸妻子畱蜀生死未卜乞
詔征蜀諸將蹤跡之後三年四川平弟壽爲鴻臚寺少

鄉復奏請入蜀訪兄子得之萬點山中廬舍偪仄壽撫
泣而入夫人猶不肎仞告以故乃大哭呼其子世琳出
與壽相抱哭左右與隸無不灑涕壽還都請以襲爵還
世琳
上召見世琳問以母子流離狀世琳言吳逆怨臣父斬
其使殺臣家數十口然終欲招致之故縶臣母子重慶
獄重慶守鄭某知臣父必不附賊陰釋之臣出山後聞
鄭闔門自縊矣臣母子潛伏山谷草衣木食經七八年
乃得復見天日因免冠扣頭泣下嗚咽不成聲
上惻歎久之即除直隸三屯協副將歷古北口總兵官

鑾儀使李子誼嗣三十六年
上西巡駐蹕寧夏遣大臣索常泰賁公墓雍正八年
詔入祀昭忠祠誼由三等侍衛出爲直隸固關參將官
至雲南楚姚蒙景總兵官李子大用嗣今爲江南提督
論曰昔新城王文簡公典試入蜀與公交稱公爲儒將
越三年而公以死節聞夫儒者明於大義之謂雅歌投
壺輕裘緩帶僃之末節耳公身經百戰所向無前有英
衛之風及滇逆伕張全蜀失守平涼固原皆爲賊巢公
以孤軍介其閒謀國忘家累斬賊使忠義之忱炳如皦
日

天子委以心膂倚爲長城費禕未備乎郭循桓侯竟隕乎張達哲人云亾痛矣悲哉然而

恩賚重泉賞延奕世姓氏入名臣之傳俎豆永昭忠之祠生榮死哀公實兼之夫衞霍功高一再傳而失侯而

公之後嗣皆能以功名自奮豈非忠孝之門必有餘慶

天道固昭昭可信耶大昕與公曾孫樹齋先生善敬讀

公家傳爲敘次之以志景仰之忱俾百世之下聞者興起焉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公傳

公諱掞字藻儒號顓庵太倉州人明建極殿大學士文

肅公錫爵之曾孫翰林院編修衡之孫太常寺少卿時敏之第八子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康熙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孝感熊文端公爲館師特器重公與歸安孫編修在豐有雙珠之目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乞假歸省丁生母沈太夫人憂服闋還朝主乙卯山東鄉試遷左春坊左贊善乞假歸居太常憂喪葬如禮服闋補右贊善充

日講起居注官

上以江浙人文之地提學道不得人改用翰林官令九卿會舉由是吉水李公振裕被

命視學江南而公得浙江取士公明浙人有窮通翁之
謠言所取皆寒士積學而能文者也報滿擢翰林院侍
講三轉至侍讀學士庚午主順天鄉試超遷内閣學士
甲戌
殿試充讀卷官音吐閎朗
上傾聽不倦及館選日
上御保和殿故事惟大學士侍殿上餘皆立階下
特命公與同直學士三人入侍咨詢人才後遂以爲例
遷戶部侍郎充　經筵講官時西安大同開捐例因緣
爲姦者多公防檢有方胥蠹斂手罄寶泉局不名一錢

轉吏部侍郎首禁臨選駁查臨掣買籤之弊某織造之弟以賄得南海令公抑其缺曰法自近始吾不能骫法徇勢要也江南十府糧道缺出有候補監司武國楹者欲得之議官時人多屬意于武公曰此陞缺非選缺也班次一紊後即爲例繫一人者小繫銓政者大力持不可抵暮武以千金餽公且訂後效麾而去之故香山令張令憲父子死賊難

朝廷追卹予蔭承蔭者其長孫進也年滿咨部部議歷年太久恐有假冒格不行公昌言曰令憲父子以兩命博一蔭今以年久黜之教忠之謂何乃與尚書潭州陳

公侍郎崑山徐公別議以上李從公等議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議多出太學疏請監生就試本省毋留京師九卿初不然其說惟孜再疏堅執衆無以難公曰太學之設三代以來未之或廢柰何以一時流弊舉與賢育才之地而空之乎鄭議竟寢遷刑部尚書先是各司定讞不錄漢供公言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欲其彼此參酌今供詞俱非漢語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若隨聲畫諾漢官便爲虛設矣令嗣後錄供兼滿漢稿永爲例是時州縣奸民多摭細事赴部控訴公言

朝廷設官有體惟元惡大憝司寇行法其餘皆有司之事非可越俎而代也或虞旗人非州縣能制則現設理事官上之督撫監司亦足彈壓何至千百里外拘繫對簿大者淹幾牢狴小者失業破家而所爭止于薄物細故非欽恤制刑之意也乃請禁止改工部尚書轉兵部又轉禮部公任事日久徧歷六曹每涖官必告同事曰某於公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之而聽固善不聽必愚見之誤也亦不敢固執然此爲事介兩可者言也若確見其失萬不可假借者諸公自爲之某不能唯唯聽命也同列皆敬重公事有不決俟公一言乃定是時士

子以
上六十萬壽請開恩科事下禮部同列以舊例所無難
之公曰以
萬年之
聖主當六旬之大慶此豈有成例可援乎若以縻費爲
嫌則民間家長生日子孫僮僕尚不惜出所有招集賓
客矧富有四海而區區計及於此遂如所請以上立命
舉行公在翰林已負公輔之望及爲六卿
眷注益渥天下皆謂公且爲人相而公回翔喉舌之地
垂二十年淡泊恬退夷險一節

上諭以賢公康熙五十一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仍兼　經筵講官閣臣例不兼　經筵公在講幄久敷陳得體特有是

命

國朝大學士兼　經筵者惟崑山桐城澤州及公而四

通州增置倉厫科臣奏請開捐下內閣九卿議公與安溪李文貞公皆不畫題而極陳捐納之弊云臣每見鄉里童騃一旦捐貲儼然民上或分一縣之符或擁一道之節朝章國故從未經心官箴民隱何曾注念不惟濫觴名器亦且爲累地方宜禁止以塞僥倖之路杜言利

之門
特諭所奏深合朕心飭九卿再議明年八月主禮部會
試其冬以疾請解閣務
御批卿但安心調養朕同事老臣漸少實不忍言明年
春病稍愈卽入直得
旨再加調養不必每日到閣五十七年
孝惠皇太后升祔議者以
孝康皇太后升祔已久欲位其次公曰
皇上聖孝格天曩者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躋

孝端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議者不從公言

上果以爲非是令改正焉五十八年元旦日食

詔停止朝賀廷臣以交食一定之數不足爲災欲固請

受賀公言聖人敬天無微不謹仰成

君德正在此等乃止六十年三月以陳請建儲忤

旨奪長子奕清伏闕待罪凡五日

詔奕清赴軍前效力而公仍留內閣公自以待罪之身

不敢起視事其冬

車駕自熱河回鑾公迎至石槽
上遣內監慰問甚至明年元日諸大臣具摺上壽公亦
未敢列名
上還其摺令列公名乃奏聚日
賜宴太和殿宴畢
召入西煖閣
賜坐慰勞尋
詔視事如故公之忠直無它賜至是乃大白及
聖祖升遐公宿閣中朝夕哭臨悲哀逾節病日劇輿歸
第

世宗御極之元年正月上疏乞休
詔以原官致仕仍晉京備顧問其禮遇如此公嘗言黃霸爲丞相勳名減於治郡時論者惜之吾受
恩至渥非奉行文書可以塞責故於預建國本陳奏至再至三觸冒九死而不悔又嘗密奏請減蘇松浮賦御史張建策請於浙江開礦公密疏乞禁止皆未嘗告人也及被譴日
詔出公摺付內閣衆始知之素有人倫之鑒文臣如范時崇陳璸朱軾李陳常武臣如穆廷栻杜呈泗皆公所薦舉後多知名楊編修繩武者公門下士也其言曰公

風度端凝儀觀外朗左目有痣赤如丹砂由詞臣登宰輔皆出

特簡不由援引外溫和而內剛正單寒後進以文求謁接之藹如而要人炙手可熱者屏勿與交退食之暇不廢絲竹一面之知或推食解衣子之而脂膏之地未嘗染指世固有色厲內荏言清行濁寒士不能登其堂而不免屈節于貴倖故人不能分其惠而不免受金于莫夜者此公之異人也世以爲知言公兩子長奕清詹事府詹事次奕鴻河南按察僉事

內閣侍讀嚴道甫傳

嚴長明字冬友號道甫江寧人幼讀書十行並下年十一臨川李閣學紱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熊編修本往謁李隨舉子夏二字令對即應聲曰亥唐李大奇之謂方侍郎苞楊編脩繩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等善視之遂執經二人之門及補縣學生學使夢侍郎以國士目之侍郎知其貧問所需長明曰貧乃士之常聞廣陵馬氏多藏書願得一席爲讀書計耳因薦之盧運使見曾立延致之是時東南名士多假館馬氏齋長明虛心質難相與上下其議論遂博極羣書乾隆二十七年

天子巡幸江南長明以獻賦

召試

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甫任事卽奏充方略館纂脩官

以書局在

內廷許懸數珠中書在書局得懸數珠自此始也一日

戶部奏賦役全書所載雜項錢糧名目煩多請幷入地

丁項下內閣已票擬依議矣長明言於劉文正公統勳

曰雜項旣經折色卽爲正供若幷去其名目異日如薪

紅茶藥之類更有需用必復加徵是重困民也劉公曰

不圖後生有此讜論卽令駁止之因薦入軍機處行走

傳文忠公恆亦器重之樞廷有重難事輒委決焉嘗扈蹕木蘭大雪中失橐駝幷所裝物求之不獲越一日一人牽駝而至且謝罪問之乃故軍機蘇拉緣事遣配者問何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者獨公一人今篋無它裘非公而誰問旣竊何以復還曰恐公寒耳勞以錢而遣之

上嘗問軍機章京中人才可用者傅公對曰人才可用者多若有守有爲可繼胡寶瑔者嚴長明一人耳長明內直日久諳悉典故尤務持平允雲南糧儲道羅源浩虧銅廠銀萬一千兩又分賠屬員汪大鏞銀一千兩有

旨加罰十倍以一年爲限逾限卽正法羅已納正項十

有一萬矣仍有分賠六萬未完而限垂滿羅呈乞展限

詔下軍機大臣與刑部查辦時劉文正公掌刑部方主

會試入闈諸公相視莫能決適有

行在宣諭軍機大臣事長明卽詣貢院撾鼓求見劉公

宣

諭畢因從容曰羅觀察之限已迫俟公出闈恐無及矣

其所欠者分賠屬員之項昨見吏部檔汪大鏞捐復赴

補直隸屬員旣邀寬釋且得官而上司乃坐極刑可乎

郎於袖中出請寬限稿求畫押劉公義而許之長明出

以示諸公列銜會奏果奉
俞旨令汪大鏞分繳欠項而羅得出獄矣擢內閣侍讀
歷充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纂脩官長明於蒙古托
忒唐古特文字一見便能通曉嘗奉
命直經呪館更正繙譯名義蒙古源流諸書書成輒進
秩焉以父憂去官尋丁母憂哀毀過禮免喪後引疾不
出築室三楹顏曰歸求艸堂藏書三萬卷金石文字三
千卷日吟咏其中海內求詩文者踵相接從容應之無
勧色嘗語學者曰士不周覽古今載籍不徧交海內賢
俊不通知當代典章遽欲握筆撰述縱使信今亦難傳

後其自命如此畢中丞沅巡撫陝西招至官齋爲文字交因得游太華終南之勝詩文益奇縱所得金石刻益富在秦中十載撰次西安府志八十卷漢中府志四十卷皆詳贍有法晚歲爲廬江書院長卒年五十七生平著述有歸求艸堂詩文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問淮南天文太陰解文選課讀文選聲類尊聞錄獻徵餘錄知白齋金石類籤金石文字跋尾石經攷異漢金石例五岳貞珉攷五陵金石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素靈發伏壘緣小錄南宋文鑑奇觚類聚八表停雲錄養生家言懷袖集

吳諸志凡二十餘種子覲晉皆以讀書世其家

論曰子友曹學士仁虎有言政事可以文飾惟文學不可假借風節或激於一時而成惟文學非積久不能致予與侍讀交廿餘年聽其議論經緯古今混混不竭可謂閎覽博物文學之宗矣同歲召試得官者歙程晉芳魚門上海趙文哲損之長洲吳泰來企晉上海陸錫熊健男彬彬爾雅皆述作之選盛矣哉

　門人吳嘉泰校字